



典藏

吴淡如散文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吴淡如散文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本书经权利人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5-17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吴淡如散文/吴淡如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10

(名家散文典藏)

ISBN 978-7-5339-4300-4

I. ①生…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5)第 233849 号

责任编辑 冯静芳 责任校对 陈玲

封面设计 王芳 责任印制 朱毅平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吴淡如散文

吴淡如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59 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2

印数 1—20000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00-4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听海 / 003

陪伴 / 009

租来的人生 / 013

一只狗的山居岁月 / 017

真心欢喜地玩泥土 / 022

看花不是花 / 027

巷外有蓝天 / 030

害怕自由 / 035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 039

四季,各有风景

- 四季,各有风景 / 053
- 所罗门王的宝藏 / 061
- 澳洲冒险记 / 067
- 上海——有鬼的糖果屋 / 074
- 唇齿留香的大田原牛肉 / 080
- 随处有美食的京都 / 086
- 城市的记忆咖啡馆 / 091
- 在水里,幻想自己是一条海豚 / 096
- 因为丹麦,我与苍凉的自在相遇 / 106
- 因为巴黎,我与青春莽撞的爱欲相遇 / 112
- 冰雪情书 / 119
- 布拉格·与卡夫卡的忧郁相遇 / 129
- 悉尼·与浪漫现代感相遇 / 134

远离颠倒梦想

- 能够吸收一点就好 / 141
-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 144
- 藏在你心里的励志书 / 149
- 我相信有一种女人 / 155
- 远离颠倒梦想 / 159

游荡的人最富有	/ 165
永远不要放弃登高望远的权利	/ 172
写给三十岁的自己	/ 177

翻滚吧！孩子

一个以身相许的爱的故事	/ 185
半途而废的人生很美	/ 197
人生是那么的无常	/ 200
耍赖	/ 203
家是你永远可以回来的地方	/ 206
不必急着当正常人	/ 209
思考,比学习力强重要	/ 212
活得有趣的秘密	/ 215
翻滚吧！孩子	/ 218

生命中的琐碎时光

在这里，我曾经天真，曾经渴望长大，
曾经那么努力地想象着未来的天高地厚。
那是最珍贵的回忆，然而我也庆幸自己曾
经一意孤行地走出这小巷，看见城市之外
别有城市，而蓝天无限。

听 海

我永远在海岸上，在沙土和泡沫间行走。高高的浪潮会抹去我的脚印，微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却将永远存在。

——纪伯伦《沙与沫》

很想跳火车。只是很想而已。很多念头，在脑中灵光一闪，迅速地被制止了。看到海，阳光下的海，就有一种想冲下去，让海洋吞没的欲望。

马上被制止，好像脑袋里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总会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捉住了所有不合法的疯狂因子，在根本没有让这个念头进入任何思考程序时，已经处决了这个狂野的思想犯。

我偷偷摸摸地为这个念头微笑以致哀。当火车穿过山洞，黑暗逝

去，一片湛蓝的海洋落入眼睛里。看着阳光下仿佛风平浪静的海洋，我多想下去走一走啊。没有一种蓝宝石的蓝比阳光下的海洋妩媚，没有一种声音，比浪涛的声音更令我心悦诚服，没有。

回家的时候，火车过了城，就是海。在刹那之间，依旧迷惑了我的视线。回家、离家的路线，不知已经走了多少次，仍然像最初，独自离家的时候，在火车上，看着海洋，蓝色太平洋，让我感觉，不管未来发生了什么，我还是会爱着这个世界，世界是美丽的，如果只有海，也还是美丽的。

因为海而感动

看海听海，爱海爱到连看好莱坞的商业片都让我热泪盈眶，包括凯文·科斯特纳的《水世界》，还有《泰坦尼克号》。很有“电影水平”的朋友都不齿，什么煽情的商业电影嘛，花那么多钱拍；我不管，我只花两百多台币看，毕竟值得，看到海，我就会觉得这部片子很浪漫，很值回票价，也值得掉眼泪。我觉得很感动，至少因为海。

我想到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那年只有六岁吧，整个故事我至今还记得好清楚，海神号，一艘沉船的故事。它让我做了好多年的噩梦，不是因为船沉下去了，而是因为，一个好人，为了救别人，自己牺牲了。好人怎么可以死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像不愿杀死情人的人鱼公主一样变成泡沫吗？变成泡沫又怎么样呢？泡沫有感觉吗？而感觉，在我们死亡之后，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没有人给我任何解答，我知道，没有人会给我解答。最可怕的是，

我也不相信任何大人给我的任何解答,好像此生注定,为了寻找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答案而东试西尝。有些人,因为对直觉太自以为是,或者太冥顽不化,注定要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中毒而死,也是求仁得仁。

如果我有老灵魂

我把童年的梦魇告诉任何人,人人都说,你简直早熟得近乎变态。

如果按照某些占星学家的说法,我可能有一个很老的灵魂,才会在轮不到想那么多事情时,就想那么多事情。有些人天生心思简单,不会想跟生活上的锅碗瓢盆、葱蒜辣椒无关的问题,我想,他们的灵魂是新鲜的吧,总是可以像一阵雨一样,哗啦哗啦实实在在落在土地上。有些人像烟,不知道要飘向何方,也不知道来自哪里。

如果我有一个老灵魂,我想上辈子一定和海脱不了关系。我那么喜欢海,甚至在极度沮丧的时候,我会想到海,它可以安抚我的灵魂。

我的心里有一只透明的瓶子,装着和海有关的各种记忆。

十几岁的时候,常在星期天起个大早,骑着脚踏车,和初中同学一起长征十公里去看海。骑过一成排的木麻黄,还常常可以看到一两条忘了在天亮之后从温暖的泥土路滚回草丛里的龟壳花,海的声音越来越近,期待着看见海的感觉,和第一眼看见一望无际的蓝一样惊心动魄。

相约在海边的初恋,让海浪窥视的初吻,以为可以把誓言许给贝壳倾听的稚情及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沙滩上,令人脸红耳热的羞赧。

海的两张面孔

为了等一只海龟上岸，静坐在热带海洋旁，在满天咄咄逼人的星下等待着，然后顺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听见海龟的喘息，一个又一个乒乓球一样晶莹的蛋在她费力挣扎下，轻轻落入沙的怀抱里，老天！我竟然还看到她的眼泪——虽然他们都说，海龟产卵时泪水成河，不是伤心的缘故，只是为了保持眼睛的润湿，若是如此，也是对成长海域的一种思念，即使暂别。

放无数刚刚钻出蛋壳的小海龟下海接受生与死的挑战，又是另一种难忘的海洋经验。覆盖地球百分之七十的水面，每一刻的厮杀生死，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每一次潜水，海洋的拥抱总是让我感觉静谧而安全，但极大的宁静也等于极大的不安。极大的不安背后，是一双无可抗拒的、大自然的手，一只充满抚爱，一只满布血腥；两张脸，一张以慈晖温暖对你微笑，一张瞬间剪断所有的生机。只要他高兴。

曾经出海到大西洋看座头鲸。明白每一“位”鲸鱼腹面尾鳍都有不同的花色，海洋学家靠这些独特的“指纹”辨识出谁是谁，雄鲸们能唱出动物界最长且最复杂的情歌，如果，如果他们看上了一个“女人”。鲸鱼以缓慢的芭蕾动作在海面上挪动着身躯。乘着微不足道的船在如此巨大的生物旁，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但我相信黛安·艾克曼所说的：“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无意伤害他，那么，他也会回报我同样的礼貌。”潜伏许久的他，忽然喷出一股水雾，

冒出海面,快速地驶近船只,又轻巧地避开了我们。我想鲸鱼不该会记恨,在人类屠杀了近十万座头鲸之后,他们,竟对人类仍如此天真。

曾经在鲨鱼出没的太平洋海域,悬着一颗心浮潜,但什么事也没发生,除了看见几条两公尺长的石斑鱼和一群至少也有一公尺长的翻车鱼,悠悠闲闲在浅水处享受日光浴。搭着竹筏拜访弗氏海豚。我总是很幸运,专程看鱼的时候,他们从没让我失望,老是在很近的距离飞跃嬉戏,没有拒绝我。

我也喜欢鲨鱼,他们“走路”的姿势真优雅。

一个人在海边,随着海潮打滚,梦一般的凉意,混合着夕阳的气息,我又哭又笑,一个人。安慰自己,人生如潮起潮落,没什么好受不了,有起落,才有期待,有低潮,才有前所未有的潮起。原是这样,原是这样,也许像《老人与海》,不愤怒不生气,虽然发愤半天又一无所获,过程仍应被捧在心头。

一个人听海,听出的是海的旷达;和知心的朋友听海,听见的是海的和气;伤心的时候听海,听出了海的抚慰;得意的时候听海,听到海洋的预警。在海洋面前的我,是一无所有的赤子。

海说什么,我知道

我那么爱海。朋友在看完《泰坦尼克号》后曾问我,如果你是那个女主角,在莱奥纳多演的杰克沉入冰洋中之后,你会选择殉情还是求救?

好通俗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都是通俗的问题,因为,没遇到真

实情况之前,你所有的决策都是假的。

我想,现在的我,一息尚存,大概还是会求救。人家好不容易救了你,你还忍心自弃吗?失去的爱永远存在了,未完成的梦则永远残酷地剥削着一生的爱情:分开,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刻下墓志铭;而记忆,是相会的一种方式。

然后,也还是会在垂暮之年,把珍藏的海洋之星,代表自己和虚荣挣扎过的宝石,丢进海洋之中,还给变化莫测的生命,再也无缘相见的挚爱。只是一种仪式,净化的仪式,在人生的终点站前,仿佛真心诚意地将《心经》念了一遍,色不异空……

有个朋友说,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女主角竟然把人家捞得那么辛苦的东西,还给汪洋大海,真想跳下去捞它起来。

成功的商业片,总是知道人心不舍什么,要你舍,你的心才会痛,才会抽搐,才会感动。知道我们都还有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梦。你呢,你有什么难舍和不甘?

再价值连城的蓝色钻石,也比不上阳光下海的光洁,夕阳下海的流丽,还有月光下海的挑逗和千古以来沙滩无言的叹息。再难舍的东西,也比不上生命无条件付出爱时,最原始的刹那真心。海说什么,只有我知道。

海说什么,也只有你知道。

陪 伴

阿兰回越南两个月，在故乡的祖母，暂时住进一家安养院。

祖母九十三岁了，在阿兰返乡前夕，忽然一时失神跌倒在浴室，医生诊断并无大碍，爸妈年纪也大了，担心无法日夜看护善尽照料之责，只好委托安养中心。

她住进安养院的第二晚，我结束了录影工作之后，直驱宜兰，祖母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看我来了，抓紧我的手，放在胸前，才放心地闭上眼睛休息。不一会儿，她忽然睁开眼睛，用一种孩童般的表情看着我，小声说：“我告诉你哦，我藏了阿兰的一样东西。”

“为什么要藏她的东西？”

祖母神秘地说：“以前……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要把那个人的东西藏起来，他才不会不回来……”

我想，祖母记得的应该是“七仙女”的故事，董永藏起了七仙女的衣服，七仙女才没法跟着她的姐妹上仙界，只好留在凡尘。

不免让人鼻酸。阿兰离乡背井到台湾陪伴祖母好些年了，和祖母的关系，恐怕比我们这些必须离乡背井的孙辈还亲。阿兰到台湾的时候，祖母瘦到只剩下三十七公斤，在她悉心加上苦口婆心的照料下，祖母这几十年来一直维持在五十公斤左右的丰腴。她的确比我们这些只能让祖母“有面子”的子孙有用。“那么你藏了她什么东西？”我问。

“啊，”祖母咧嘴而笑，“我想想……我也忘了……”

我拍拍她的手：“没关系。”

她用右手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些，放在心脏的位置，左手则抓住一个看似儿童玩具的摇铃。摇铃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缚在墙上。

那是什么呢？

我正疑惑时，隔壁病床的太太探过头来补充说明：“那是半夜叫护士来的摇铃，你阿嬷太客气了，第一晚，半夜想上厕所，自己起不来，又不好意思大声叫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扭来扭去的，我发现了，才帮她叫人帮忙——”

抓紧摇铃，是因为她在陌生环境里缺乏安全感。

幸福的老化

祖母从小带我长大。我出生时她不到五十岁，身材纤细合度的她十分聪颖，十分能干，也十分宠我，从没让我做过粗活，也使我变成了一个四体不勤、家事不精的女子，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她都还比我高

些壮些,也比我有力气得多,五十五岁才学骑单车,一直到八十岁还会在清晨骑单车到公园跳土风舞,大半生无病无痛,未曾进过大医院,但这十年来,她衰老的速度变快了,忘记的东西越来越多,能说的话越来越少了。

五年前,她偶尔还会说起年少时的故事和半生的委屈,条理仍然清晰,喜怒也很分明。大约是从三年前开始,她变成了一个过去宠辱皆忘,连上午发生的事也不记得的人。她唯一记得的只剩身边的亲人的名字。

她并未失智,只是擅长遗忘。我知道这就是老化。正常的老化,也是幸福的老化。

我曾听过一种说法:老化的忘性,甚或是失智症,对老人本身仍有正面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忘却旧恨新仇、旧欢新怨,得以带着漂白之后无忧恼的天真,面对无法再积极进取的明天。

而苦的是身边的人。她自己的痛苦和烦忧则被挡在坚固的遗忘外边,不致侵入。

祖母的状况一直默默在告诉我:即使你再健壮、再聪明,你的时间也不多。终会有那么一天,你所得过的一切,包括只属于你的记忆,都要还回去。

再舍不得,都要归还。

行动当及时,行乐当及时,那些迟早会丢掉的矛盾、纠葛、犹豫和痛苦,弃守当及时……